

清初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

溯源古文字形之商兌

鍾哲宇*

（收稿日期：2024年7月1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年12月11日）

提要

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省稱《說文論正》）為清初《說文》學罕有之長篇，全書常以溯源古文字形的方式注證《說文》。本文分析王育溯源古文字形方法四點，並舉例說明，以見其得失。王育推崇《說文》對於字學的重要性，以為《說文》所收篆文，代表古代字學之傳統，故王育認為溯源古文字形，當以《說文》為基礎，藉此得知文字之本形本義。王育所擬古文字形，有可與甲骨、金文相印證者，於古文字形體之推斷，有獨到之處，但亦有其方法限制。若從王育於清代《說文》學發展初期而論，當時為清代《說文》學研究大盛前的萌芽期，並受限於文字學材料不足的限制，但是其從《說文》溯源古文字形之研究理路，在清代《說文》學史上仍有其學術意義。

關鍵詞：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古文、文字學、清初說文學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王育（1593-1680），字子春、石隱，號莊溪，江蘇太倉人。與陳瑚（1613-1675）、陸世儀（1611-1672）等人為同方友。明亡後隱居講授，不改衣冠。康熙年間，舉鄉飲賓，後又詔舉山林隱逸，皆辭不應，卒年八十八。王氏《說文》著作，今可知有《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省稱《說文論正》）、《說文引詩辨證》等書。王育代表作為《說文論正》，其外孫沈受宏（1645-1722）〈外王父莊溪先生石隱王公行狀〉云：

先生著書甚多，其大者為《說文論正》，嘗謂六書之學失其傳，為世第一闕事。乃發憤研磨，推古聖賢造字之本指，根於六義，證以五經。日危坐一室，饑廢食，寒廢衣，夜廢寢息，或夢鬼神如告之者。其力勤，其思苦，凡十年而後成，為文三十餘萬言，讀之者皆曰天下奇書也。¹

據此可知，王育矢志從事文字之學，勤學苦思十年而成《說文論正》。此書之成書時間，據《說文論正》所錄陳遜〈西隱說字畧〉之日期為壬辰三月，²即清順治九年（1652），似為順治前所作。且書中論字偶提明代皇帝舊事，³皆不加避諱，可知後人並無修改刊刻。《說文論正》文涉敏感，若收藏者直接公開《說文論正》，極有可能被官方刪改書中內容，或直接查禁。正因如此，今傳《說文論正》能呈現出王育明末清初時治學之原貌，對於清代學術及清初《說文》學皆有重要之研究意義。

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云：「陸清獻見《說文論正》稱其致力最深，能成一家之言。」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楊鍾羲對於《說文論正》亦評價頗高，以為有勝於元、明文字學者，云：「其精到固當出戴侗、周伯琦、楊桓、魏校之右也。」⁵。今傳《說文論正》二十四卷，僅見抄本，未刊。關於王氏《說文論正》之體例，其書於許氏說解，悉仍原本，

¹ 清·沈受宏：《白樓先生文集》，收入季羨林等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38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頁66。

² 清·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收入西南大學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西南大學圖書館卷》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頁375。

³ 清·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收入西南大學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西南大學圖書館卷》第5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頁259、頁281。

⁴ 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5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一，頁154。

⁵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061。

而部次以建首字分韻編次，起東終甲。《論正》逐義分疏，為文三十餘萬言。⁶《說文論正》之版本，至今見存三種，皆為抄本，分別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西南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據張憲榮〈稀見清初太倉學者王育《說文解字六書論正》考論〉之研究，此三種版本除一些文字有所出入外，內容基本相同，乃根據同一底本抄錄而成的。⁷本文所據版本為北京國家圖書館於2015年影印原書出版的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本。

王育以儒者自居，易代之後隱居講授，今見明末清初學術史相關研究，罕見其名，其因在於王育著述世所少見，流傳不廣，學者較難得知其學說，自然不能評價其學術價值。李森以為《說文論正》一書，應該引起文字學、經學研究者的充分重視。⁸《說文論正》為清初《說文》學少有之長篇，對於清代《說文》學有重要之研究意義，已有學者對於王育生平及《說文論正》文獻版本考察，然而至今尚未有針對全書研究其內容及方法。⁹《說文論正》常以溯源古文字形的方式析論文字，是其注證《說文》之重要方法。本文嘗試析論王育對於古文字形推斷之方法，以見其得失。

二、王育溯源古文字形之內容及方法析論

王育論字重視溯源古文，本文試分析《說文論正》對於古文字形推斷及考釋之方法，並舉例說明，作一商兌。

（一）據《說文》字形推斷古文

王育推崇許慎《說文解字》對於字學的重要性，其〈字學源流說〉論許慎，云：「楷隸專行，古學盡廢，如江河之不反，非我叔重，亟彙而傳之，萬世之後，何所瞻仰？」（第

⁶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1061。

⁷ 張憲榮：〈稀見清初太倉學者王育《說文解字六書論正》考論〉，《辭書研究》2023年第1期（2023年2月），頁60。

⁸ 李森等：〈論稿本《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的文獻價值〉，《文獻》2016年第4期（2016年7月），頁186。

⁹ 目前學界關於王育及《說文論正》之研究成果，分別為：李森等：〈論稿本《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的文獻價值〉，《文獻》2016年第4期（2016年7月），頁182-186。張憲榮：〈清初學者王育《說文解字六書論正》六書說初探〉，《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第3期（2021年9月），頁60-74。張憲榮：〈西南大學圖書館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版本考〉，《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2年第6期（2022年6月），頁91-96。張憲榮：〈稀見清初太倉學者王育《說文解字六書論正》考論〉，《辭書研究》2023年第1期（2023年2月），頁58-68。



4冊，頁360）王育以為文字自倉頡創造後，字形演變為楷隸之書，已難瞭解字形之本義，而賴許慎《說文解字》傳承字學，後世因能有所依據。如王氏〈自叙〉云：







論字學必本諸大、小篆者，以其為字義之所在也。大、小篆雖不可復用，而不可不明其義。大、小篆明，則隸楷無弗明矣。自始皇首善隸書，令通行天下，漢承秦制，莫或有異。至篆學則分寄諸儒，若存若亡，如賈逵、楊雄等三十二人許氏之所稱引者。漢去古未遠，雖純駁不同，師說相承，足為依據。許慎生當東漢，懼古文之或湮，迺博訪通人，集諸家之論說，著為《說文解字》二十二卷，然後文字有所會統，百世之下典型猶存。（第4冊，頁357-358）

許慎〈《說文解字》敘〉以為，從黃帝史官倉頡造字起，一直到西周宣王時太史籀著十五篇《大篆》之前，期間所通行之文字，稱為古文。¹⁰王氏認為文字學應本於大、小篆，因其字形存古，可追尋本義。且以為許慎《說文》有整理文字之功，為百世之經典。因許慎「集諸家之論說」，整理古代字說，傳承了文字學之傳統，故稱譽《說文》為不刊之典。據此，王育《說文論正》強調「尊許」，其原由在於許慎《說文》所收篆文，代表古代字學之傳統，於此可得文字之本義，故特重之。且王育雖重視《說文》之價值，卻非是專信許慎，而是以《說文》作為考釋文字的重要參考，以此推衍其說。因此，《說文論正》全書中，常見王育闡述己見，甚且有批評《說文》之處。筆者以為，此正是《說文論正》具有研究價值的重要原因。





1. 據《說文》字形推斷古文之可從者


王育認為溯源古文，當以《說文解字》為基礎，由此可得知文字之本形本義。王育據《說文》字形推斷古文者，如《說文論正》「弦」字云：


















《說文》：「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凡弦之屬皆从弦。」按本作，象兩絲合軫之形。自隸變从玄而字義晦。（第4冊，頁466）

考「弦」字，《說文》小篆作，王育以為「弦」字之「本作，象兩絲合軫之形」。「玄」字，金文作（〈敵簋〉，《集成》4166）、（〈走馬休盤〉，《集成》10170）、

¹⁰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764。

(《頌鼎》，《集成》2829)¹¹。《說文》小篆作，釋云：「玄，幽遠也。」¹²據此，王育依篆文形構「象絲軫之形」推斷，以為「本作，象兩絲合軫之形」，而其說「兩絲合軫」形構，與前引金文字形相近。後學者亦多以其字與絲線有關，如王筠《說文句讀》云：「玄而作，則么、玄二字古文本同體，特兩音兩義耳。小篆始加入以別之。」¹³王筠之說，從古文字形可證其說。季旭昇以為玄字形構像一根絲線的樣子。一根絲線，狀極細微，引伸為幽遠、黑色。其後在上方加一橫畫，分化出「玄」字。¹⁴據此，從古文字形可證「玄」字本義為細絲，後其義引伸為幽遠。再如《說文論正》「晶」字云：

《說文》：「晶，精光也。从三日。凡晶之屬皆从晶。」按此古星字，本作，象貫珠形，後人加畫于中以象其精光。(第4冊，頁505)

考「晶」字，甲骨文作 (合 11503 賓組)、 (合 11505 賓組)、 (合 31182 無名組)，《說文》小篆作。趙誠云：「晶，星之本字。象星星之形。」¹⁵蔡信發云：「晶字像天上眾星羅列的樣子，據具體實像造字，屬獨體象形，而《說文》解以从三日，是誤以獨體象形為同文會意。」¹⁶其說可信。再者，「星」字，甲骨文作 (合 15637)、 (合 11501 賓組)、 (合 40207)，金文作 (《麓伯簋》周金三/四十一)，《說文》小篆作。《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从晶，从生聲。一曰象形。从，古復注中，故與日同。，古文。，或省。」¹⁷據此，王育以「晶」為古星字，與《說文》星字古文之部件相同，故言「晶」字「本作，象貫珠形」，應是據《說文》星字古文推斷其古文字形。此形見於前引甲骨文作 (合 11503 賓組)，故其說可信。唯王育釋「晶」字「象貫珠形」應誤。再者，段玉裁《說文注》云：「凡言物之盛者，皆三其文。日可三者，所謂參日也。」¹⁸王筠《說文句讀》云：「光莫盛于日，故從日，天無二日而三之者。晶本動字，故為譬況之詞。」¹⁹段、王二氏釋晶字，皆囿於許慎「从三日」之釋形，說法頗為牽強。

¹¹ 本文所用古文字形體引自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維運：《小學堂》<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 (最後瀏覽日期：2024.12.13)。

¹²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61。

¹³ 清·王筠：《說文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58。

¹⁴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322。

¹⁵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89。

¹⁶ 蔡信發：《六書釋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頁16-17。

¹⁷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15。

¹⁸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15。

¹⁹ 清·王筠：《說文句讀》，頁250。

2. 據《說文》字形推斷古文之不可從者

《說文論正》論「弦」、「晶」二字古文字形，皆可見與今見古文字材料相合者，然而王育據《說文》字形推斷古文，畢竟受限於小篆形體去古已遠，故常有所致誤者。如《說文論正》「齒」字云：

《說文》：「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凡齒之屬皆从齒。𪔐，古文齒字。」按从口从叢，象齒在口中形。齒以齧物，戒其貪，故从止。……古文齒字按本作𪔐，象形，變橫為縱，便于書。（第5冊，頁39）

《說文》古文齒字𪔐，段《注》本據小徐本作𪔐，王育以為本作𪔐。考「齒」字，甲骨文作𪔐（合21406）、𪔐（合2546）、𪔐（合419賓組），金文作𪔐（《齒兄丁觶》集成6353）、𪔐（《齒受且丁尊》集成5714）、𪔐（《中山王響壺》集成9735），楚簡作𪔐（信2.09）、𪔐（天策），《說文》小篆作𪔐。魯實先釋「齒」字云：「𪔐是齒的古文，形像舂米之臼，所以從𪔐而孳乳為齒。」²⁰季旭昇云：「甲骨文齒字从口，內象門齒之形。戰國以後加『之』聲，秦隸簡省，與『止』形相近，《說文》遂誤以為从止聲。戰國文字齒下方象形部件訛與『臼』形近，仰湖楚簡省『之』聲，《說文》古文就是從這一形體來的。」²¹據此，大徐本《說文》古文齒字𪔐，應為小徐本𪔐之形訛。王育釋《說文》古文齒字𪔐，形構為「按从口从叢，象齒在口中形」，其說是，而王育以為《說文》齒字古文𪔐本作𪔐，與今見古文字形不同，應誤。再如《說文論正》「師」字云：

《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巾，从自。自，四巾，眾意也。」按師本作𪔐，古獅字也，象巨眼綠尾之形。……後人文尚分別，故變文作師，又變作帥，加犬旁為獅，以異其畫。（第5冊，頁430）










考「師」字，甲骨文作𪔐（合5817），金文作𪔐（《大盂鼎》集成2837）、𪔐（《小臣傳簋》集成4206）、𪔐（《大簋蓋》集成4299），傳抄古文字作𪔐（汗3.31義）、𪔐（四1.17孝石），《說文》小篆作師、古文作𪔐。王育以為「師」字「本作𪔐，古獅字也，象巨眼綠尾之形」。據此，王育以「師」字古文𪔐形推斷，言「師」字「本作𪔐」，此與甲金文「自」、「巾」左右並列之形不同，而與《汗簡》所列「師」字形相近，以自橫置於巾

²⁰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257。

²¹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39。

上，故王育以為「象巨眼綵尾之形」為誤。魯實先以為自為師之初文，云：「自之結體，應從二厶、厶亦聲。自從二厶，即《韓非子·五蠹篇》所謂自環為義，良以師旅是邦族的環衛，師之行止也以環衛自警，所以該字從厶。作厶，是表示一人的自環；作自，是表示眾人的自環。」²²趙誠云「自」字：「卜辭均借用為師，大多數作為師旅之師，乃指軍隊而言。從卜辭來看，這種意義的師有兩種用法，一泛指部隊，二指軍隊的一種建制。」²³許進雄云：「師以自與巾組合，自是土堆的形象，巾是軍隊駐在處所立的標幟。選擇在山丘上駐軍，地勢高、利於偵查，用來表達人數眾多的軍隊。」²⁴據此，自為師之初文，指軍隊，故王育以「師」為古獅字，不可信。再如《說文論正》「庚」字云：

《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臍。凡庚之屬皆从庚。」按此本古兵字，从𠄎持干，會意。干，盾也。𠄎，左右二手。二手持干所以捍衛。（第4冊，頁502）

王育以為「庚」字「本古兵字，从𠄎持干」。考「庚」字，甲骨文作（合1474）、（合31987）、（合35778），金文作（《史父庚鼎》集成1623）、（《堇鼎》集成2703）、（《師虎簋》集成4316），《說文》小篆作。據此，甲骨金文之形，無小篆明顯之𠄎形部件。戴侗《六書故》：「許氏之說傳會牽彊，庚蓋鍾類，故庸從之。」²⁵魯實先據甲骨金文，以為「庚」字像綴鈴之旗，即有眾鈴之旗，為旂之初文。²⁶季旭昇據郭沫若、李孝定等說，以為康、庸之初文均從「庚」，足證「庚」為樂器之說可從，依字形，此器當類似貨郎鼓而大。本義為類似鈺鑊而有耳可搖之樂器。²⁷許進雄釋「庚」字云：「康樂的『康』，是庚字之下有幾個小點，可能是表現樂器的聲響。庚字則可能是手搖鈴的形象。到了小篆訛變成雙手持盾牌，就難猜測創意了。」²⁸諸家說法皆有其理據，而王育囿於小篆字形而誤，其說不可信。

²²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289。

²³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頁82。

²⁴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臺北：字畝文化，2020年），頁102。

²⁵ 宋·戴侗：《六書故》（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頁709。

²⁶ 蔡信發：《說文部首類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110。


²⁷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965。










²⁸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385。



（二）據《說文》字義推斷古文





1. 據《說文》字義推斷古文之可從者

前已論及，王育言「論字學必本諸大、小篆者，以其為字義之所在也」（第4冊，頁357），故有從《說文》本義溯源古文字形者。如《說文論正》「丘」字云：

《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凡丘之屬皆从丘。」按古文本作，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詩》稱宛丘是也。後人改从北，丘為塚墓，在國邑之北，故从北也。（第4冊，頁508）

王育據《說文》「丘」之一曰義，云「四方高，中央下為𡵓」，以為「丘」字「古文本作，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考「丘」字，甲骨文作（合9774 賓組）、（合8388）、（合18066 賓組），金文作（〈商丘叔簠〉集成4557）、（〈闡丘為鵠造戈〉集成11073）、（〈子禾子釜〉集成10374），《說文》小篆作。許進雄釋「丘」字云：「甲骨文字形畫出左右兩岸高起的山丘，中間是水流經過的窪地。金文字形，改變了筆勢，把左右兩側的豎直筆畫，變成斜畫上的短畫，下面再加一道短的橫畫，這是文字演變的常規。」²⁹據此，王育以《說文》「丘」字之一曰義，釋本形本義為「古文本作，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與甲骨字形相合，故其說可信。再如《說文論正》「呬」字云：

《說文》：「呬，東夷謂息為呬。从口，四聲。《詩》曰：大夷呬矣。」按呬本作，象氣從鼻中出之形。後潤為四加口旁以別。（第5冊，頁201）

考「呬」字，不見於甲骨金文，傳抄古文字作（海4.6），《說文》小篆作。王育以為「呬」字「本作，象氣從鼻中出之形」。段玉裁《說文注》云：「〈大雅〉『民之攸𡵓』，毛曰『𡵓，息也』。𡵓不訓息，此正謂𡵓即呬之假借。《爾雅》『呬，息也』，某氏引《詩》『民之攸呬』，蓋三家詩作呬，毛詩作𡵓。《說文》尸部有眉字，鼻部有𡵓字，皆臥息也，亦皆虛器切。凡古休息與鼻息同義。」³⁰據此，息字古亦有休息之義。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作（海4.6）從鼻，示鼻息之意，是王育古文構形「象氣從鼻中出之形」之所據。

²⁹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181。

³⁰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56。

且「泗」字「本作𠂔」，其形與《說文》「四」字古文𠂔相近。魯實先云：「《說文》載古文之𠂔，於字義不合，於彝銘無徵，當為晚周別體，又出於篆文之後。」³¹考傳抄古文字，如𠂔（汗 6.77）、𠂔（四 4.7 雲）、𠂔（海 4.5），與《說文》「四」字古文𠂔相似。季旭昇釋「四」字本義為數名，而其引諸家說亦有與王育說相通者，如其云：「丁山《數名古詁》謂『泗』之本字，假借為四；曾憲通《吳王鐘銘考釋》據吳王鐘以為『四』象鼻息下引之形，即『泗息』。」³²再如李孝定云：「《毛傳》『自鼻曰泗』，按泗當作四，古文作𠂔，即象鼻泗下垂之形，以段為數名既久，鼻液之義乃增之水旁，為形聲之泗。」³³據此，王育說可備為一家。再如《說文論正》「气」字云：

《說文》：「气，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从气。」按此古文氣字，象雲氣上騰之形。雲騰則雨降，陰陽相交感通也。（第 5 冊，頁 227）

王育以為「气」字為古文氣字，象雲氣上騰之形。考气之古文字形，甲骨文作𠂔（合 10925）、𠂔（合 9461），金文作𠂔（《天亡簋》集成 4261）、𠂔（《洹子孟姜壺》集成 9729），《說文》小篆作𠂔。「氣」、「气」二字皆見於《說文》，「气」字《說文》訓「雲气也」，段玉裁《說文注》「气」字云：「象雲起之兒，三之者，列多不過三之意也，是類乎從三者也，故其次在是。」³⁴「氣」字《說文》訓「饋客之芻米也」³⁵，即贈客之米糧。據此，小篆形體承古而來，與甲金文形體相類似，皆是以三橫表多，故气字本義即為雲气。再者，段玉裁又云：「气、氣古今字，自以氣為雲气字，乃又作饋為廩氣字矣。气本雲气，引伸為凡气之稱。」³⁶自宋本《玉篇》已釋氣字為「氣息也」³⁷。今《異體字字典》亦以「气」為「氣」之異體，如《異體字字典》簡宗梧考訂「气」字云：「今以氣為正字，气為氣之異體矣。」³⁸是以雲氣之氣代「气」字，已見於宋代字書。再者，王育既以「气」為「氣」字，亦據此論從「气」諸字之義，如《說文論正》「訖」字云：

³¹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 125。

³²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948。

³³ 李孝定等編：《金文詁林附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7 年），頁 1644。

³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20。

³⁵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336。

³⁶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20。

³⁷ 南朝梁·顧野王編，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75。

³⁸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語辭典編審會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dictView.jsp?ID=-23208>（最後瀏覽日期：2024.12.13）。

《說文》：「訖，止也。从言，气聲。」按止猶盡也。气，古氣字。人言語皆由于氣，氣盡則語止，故从气。（第4冊，頁451）

《說文》訓「訖」字為「止」，王育以為「止」有「盡」義，即終了、完結，而「氣盡則語止，故从气」。據此可見王育溯源古文以解釋字義之方法，而王育雖以「气」為「氣」，卻沒有完整說明「訖」字從气為何有「氣盡」之義，以氣引伸為「氣盡」，不免有些牽強，是其釋字方法之不足。

2. 據《說文》字義推斷古文之不可從者

王育以《說文》字義說解，推斷古文形體，表現出王氏對於《說文》的深入理解，因此能溯源出文字形體之演變，但仍有錯誤之處。如《說文論正》「𠃉」字云：

《說文》：「𠃉，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𠃉起。象形。凡𠃉之屬皆从𠃉。」按𠃉，古糾字，合也。本作𠃉，象兩絲相合之形，後欲文之茂美，加糸作糾。（第4冊，頁513）


王育以為「𠃉」為古之糾字，「本作𠃉，象兩絲相合之形」。考「𠃉」字，甲骨文作𠃉（合 11018 賓組）、𠃉（合 17261），金文作𠃉（《凌作父癸觶》集成 6449），楚簡作𠃉（包 2.260），傳抄古文字作𠃉（汗 1.11）、𠃉（四 2.24 汗），《說文》小篆作𠃉。據此，王育以為「𠃉」字古文作𠃉，與古文字形相距甚遠，其說不可信，而王氏以為「𠃉」為古之糾字，象兩絲相合之形，則可信之。如蔡信發云：「《說文》所謂『相糾繚』，即互相纏結。該字用兩根彎曲的線條互相纏結，以示糾繚的意思。魯實先則認為當以『瓜瓠結𠃉起』為本義。」³⁹。再如趙誠云：「𠃉象糾結之形，即後代糾字之初文。甲骨文用作動詞，為纏繞、綑綁之義，似為本義之引伸。」⁴⁰考「糾」字，《說文》釋「繩三合也」，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以為「三合」當作「二合」⁴¹，即王育所言「𠃉」字象兩絲相合之形。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亦云：「𠃉、糾，古今字。」⁴²據此，王育以為「𠃉」為古之糾字，為兩絲相合之義，其說可據。再如《說文論正》「輿」字云：










³⁹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46。

⁴⁰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頁76、370。





⁴¹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89。

⁴² 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2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96。

《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从宀，弄聲。」按奧，堂奧也。古本作，象形，後人因借為亞次之亞，故作奧。(第4冊，頁471)

段玉裁《說文注》「奧」字注云：「宛者，委曲也。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處也。」⁴³室之西南隅，指深藏之尊貴處。王育以為「奧」字古本作，為象形字。且此字「後人因借為亞次之亞，故作奧」。再者，《說文論正》「亞」字注云：「此古文奧字，室西南隅也。本作，从口，象周密形。中从𠂔，𠂔，古行字。奧雖幽深之所，其中所以通行，故从行。」(第五冊，頁248)據此，王育以奧、亞二字本義相通，故推斷「奧」古本作，即亞字，表幽深之處所。考「亞」字，甲骨文作 (合26899)、 (合22086)，金文作 (〈亞荒丁鼎〉集成1758)、 (〈作父辛方鼎〉集成2322)、 (〈臣諫簋〉集成4237)。《說文》小篆作亞，訓為「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弟也。」段玉裁以為亞之本義即「醜也」，亞與惡音義皆同。⁴⁴許進雄釋「亞」字云：「甲骨文的亞是被任命為總領軍時的職稱，或說是表現王的墓道形，或建築地基形。」⁴⁵季旭昇《說文新證》釋「亞」字形，據李孝定、高去尋等說，以為指「王室墓道，可能是明堂宗廟的象徵性建築。」⁴⁶據此，王育從「奧」字「室之西南隅」義推斷，「奧」字本為「亞」字，古本作，其說甚為牽強。因二字雖有意義相通之處，仍不足以證明二字有古今相承之關係。再如《說文論正》「彡」字云：

《說文》：「彡，毛飾畫文也。象形。凡彡之屬皆从彡。」按此古鬢字，毛髮參差也。人毛髮尚飾，故參差其髮以為飾也。(第4冊，頁542)

王育以「彡」為古之鬢字，指「毛髮參差也」。考「彡」字，甲骨文作 (合29813)、 (合15713)，傳抄古文字作 (汗4.48)，《說文》小篆作。段玉裁云：「毛者，聿也，亦謂之不律，亦謂之弗，亦謂之筆，所以畫者也，其文則為彡。手之列多略不過三，故以彡象之也。毛所飾畫之文成彡，須髮皆毛屬也，故皆以為彡之屬而从彡。」⁴⁷蔡信發云：「所謂『毛飾畫文也』，即用毛筆刷畫的花紋。魯實先以為，彡不只是有毛飾和畫文之義，

⁴³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42。

⁴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745。

⁴⁵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105。

⁴⁶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950。

⁴⁷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428。


且有連續相延之義。」⁴⁸據此，王育以「毛飾」為毛髮之毛，是為引伸義。再者，「鬢」字《說文》不錄，《玉篇》云：「鬢，亂髮。」⁴⁹即亂髮。「鬢」字從「髟」，《說文》訓「長髮森森也」⁵⁰，指毛髮垂披。「鬢」字從「髟」得義，以合亂髮之訓，而「彡」字本義為毛筆刷畫的花紋，故王育以「彡」為古之鬢字，其說應不可信。












（三）據書寫習慣推斷古文

王育據文字書寫習慣溯源古文字形，主要分為兩方式推斷，一為文字之變橫為縱，二為文字之順筆，分別舉例如是：

1. 文字之變橫為縱

所謂「文字變橫為縱」，指文字從左右橫寫而成之形體，改為豎立的形體。王育以此為文字演變之現象。如《說文論正》「牙」字云：

《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凡牙之屬皆从牙。」按本作，象上下相錯形，變橫為從，取便于書。注：牡齒當作牝齒。（第4冊，頁496）

王育以為「牙」字「本作，象上下相錯形」。考「牙」字，金文作（〈十三年癸壺〉集成 9723）、（〈屏敖簋蓋〉集成 4213）、（〈師克盃〉集成 4467），楚簡作（曾 165）、（郭·緇·9），傳抄古文字作（四 2.12 汗）、（海 2.11），《說文》小篆作、古文作。許進雄云：「從金文字形看，表現兩個物體相互咬合。後來才用來表達牙齒。」⁵¹季旭昇云：「象上下大白齒相錯之形。戰國時代，大約是因為『牙』字被假借為『与』，所以又加上義符『齒』，而為《說文》古文所本。」⁵²據此，王育言「牙」字「本作」，不見於古文字形。因此，王育以書寫習慣推斷古文形為變橫為豎，其說並不確當。再者，王育以為「牙」字釋義「牡齒當作牝齒」，段玉裁《說文注》「牙」字注「牡齒」作「壯齒」，云：「壯各本譌作牡，今本《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而馬氏版本妄改之。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偁齒、偁牙。析言之則前當臂者偁

⁴⁸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 90。


⁴⁹ 南朝梁·顧野王編，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頁 28。













⁵⁰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430。


⁵¹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 366。









⁵²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140。

齒，後在輔車者偁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⁵³其說可信。再如《說文論正》「犬」字云：

《說文》：「犬，狗之有縣蹠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犬之屬皆从犬。」按本作，象首尾足之形，變衡為從者，取便于書。（第5冊，頁97）

《說文》所謂「狗之有縣蹠者」，即當狗的小腿上長出懸蹄，就叫作犬。換言之，即小的叫作狗，大的叫作犬。⁵⁴王育以為「犬」之字形本作「本作，象首尾足之形」。考「犬」字，甲骨文作（合27917）、（合14161 賓組）、（合4630），金文作（〈犬父丙鼎〉集成1565）、（〈員方鼎〉集成2695），秦簡作（睡·日甲27背）、（睡·秦7），《說文》小篆作。趙誠云：「犬字象狗側面之形，本義為犬，乃象形字。卜辭用為職官之名，似為管理獵犬參與田獵和戰爭之武官。……甲骨文還有一個（豕）字，與（犬）字構形相近。區別兩字的關鍵在於尾巴。犬字的尾巴一般向上彎曲，豕字的尾巴自然下垂。」⁵⁵據此，甲骨文「犬」字已多為豎立之形，而王育所言「犬」本作形，據書寫習慣推斷，此說雖與秦簡字形較為相近，然其形尾巴下垂，與甲骨金文「犬」字不合，故其說仍不確當。再如《說文論正》「象」字云：

《說文》：「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凡象之屬皆从象。」按本作，象長鼻足尾形，變衡為從者，便于書。（第5冊，頁156）

「象」字，甲骨文作（合10222 賓組）、（合4609 賓組），金文作（〈象且辛鼎〉集成1512）、（〈師湯父鼎〉集成2780），秦簡作（睡·為17），傳抄古文字作（四3.23 華），《說文》小篆作。王育以為「象」字「本作，象長鼻足尾形」。趙誠釋「象」字云：「文字構形，突出長鼻，作為區別於其它獸類之標誌。卜辭有用本義者，可見商代中原地區本有象。」⁵⁶許進雄云：「甲骨文清楚描繪大象是一種鼻子長而彎曲的動物。由地下的發掘可以證實，象群曾經長期在中國境內好幾個地方生息過。」⁵⁷王育所擬「象」字

⁵³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81。

⁵⁴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56。

⁵⁵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頁80。


⁵⁶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頁201。









⁵⁷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37。


古文，乃據小篆形體而橫向，且突出象鼻以為標誌，然其鼻形與古文字形相異，故王育所擬「象」字古文不可信。

2. 文字之順筆

王育以文字從圖像而來，其後古文字形體以筆畫方便書寫而演變。故有從「文字之順筆」溯源古文，所得出之字形頗近於圖像文字。如《說文論正》「米」字云：

《說文》：「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凡米之屬皆从米。」按米古本作，象形，連合之所以便于書。章服用之，取能養人之意。（第5冊，頁89）

「米」字，甲骨文作（合71）、（合32541），楚簡作（信2.029）、（包2.95），《說文》小篆作。王育以「米」之字形本作，篆文連合點為線，所以便於書寫。段玉裁《說文注》云：「米謂禾黍，故字象二者之形。四點者，聚米也；十其間者；四米之分也。篆當作四圓點以象形，今作長點，誤矣。」⁵⁸關於「米」字相連之形，李孝定以為甲骨文「米」字中間的一畫，疑像篩子之形。蓋米之為物作固足以象之，而與沙水諸字之從小點作者易混，故取象於篩以明之。⁵⁹蔡信發云：「米字甲文都像米粒縱橫散布的樣子，據具體實像造字，屬獨體象形。篆文將中間上下的米粒連了起來，使形體有所譌變。」⁶⁰李說對於甲骨文「米」字形推論合理，可信。篆文中間上下相連之形，從前引楚簡文字，可知字形在小篆前已有譌變。趙誠「米」字云：「卜辭用作祭品，似指去了皮殼之後的某些糧食。」⁶¹許進雄云：「以六個顆粒代表多數，並用一道橫畫隔開。在商代，米指的是已去殼的穀物仁實，而不是某種特定穀物的名稱。」⁶²據此，「米」字原指去殼的穀物仁實，非為特定穀物的名稱，今多用指稻米。王育以「米」之字形本作，乃據書寫習慣推斷而來，其說以甲骨文文驗之，可知並不確當。再如《說文論正》「戊」字云：

《說文》：「戊，斧也。从戈，丨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秉白髦。凡戊之屬皆从戊。」按戊古本作，象形，篆改作戊，取便于書。（第5冊，頁344）









⁵⁸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33。

⁵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1974年），頁2397。

⁶⁰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51。



⁶¹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頁210。










⁶²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141。

考「戊」字，甲骨文作（合 7701 賓組）、（合 5534），金文作（《戊菑卣》集成 5101）、（《史牆盤》集成 10175），傳抄古文字作（汗 5.68），《說文》小篆作。王育以為「戊」字「古本作, 象形」。蔡信發云：「戊字甲金文都像大斧的樣子，據具體實像造字，屬獨體象形，而《說文》解其形為『从戈聲』，是誤以獨體象形為形聲。」⁶³據此，王育以「戊」字古本為象形，其說可信。許進雄云「戊」字形體為「一把有柄寬弧刃的重兵器形，以重量為打擊重點的工具，主要施用於處刑，因此發展成為權威的象徵。」⁶⁴王育所擬「戊」字古文形，亦強調寬弧刃之形，然無甲金文有柄之形，是王育據篆形及書寫習慣推斷之古文形，並不可信。

（四）從金文字形可證之古文推斷

雖然王育《說文論正》注證《說文》時，常使用溯源文字的方式說明，但王育書中卻極少說明「古文」之來源出處。前已舉例說明王育有從《說文》字形、字義，及書寫習慣推斷古文字形。筆者發現，在王育所擬構之古文形，有非從前述三種方式推斷古文形者，但與金文字形相證者。如《說文論正》「行」字云：

《說文》：「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按行，大道也。古文本作, 象四通之形，作者，筆致如此。（第 4 冊，頁 503）


「行」字，甲骨文作（合 25706）、（合 24391）、（合 4903 賓組），金文作（《行父辛觶》集成 6305）、（《虢季子白盤》集成 10173）、（《孫叔師父壺》集成 9706），《說文》小篆作。王育以為「行」字本義為大道，「古文本作, 象四通之形」。據此，王育所擬「行」字古文, 與甲骨、金文字形相近。許進雄釋「行」字云：「一條交叉的道路。金文字形，因為書寫快速，變得歪斜。」⁶⁵蔡信發云：「該字甲金文像通達四方的道路，據具體實像造字，屬獨體象形，本義當為道路，而《說文》據其譌變的篆形，以人之步趨釋其義，是誤以引伸義為本義；以从彳亍解其形，是誤以獨體象形為異文會意。」











⁶³ 蔡信發：《說文部首類釋》，頁 92。


⁶⁴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 92。






⁶⁵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 214。

⁶⁶季旭昇亦以為「行」字本義為行道、四達道。⁶⁷據此，王育釋「行」字之本形本義可信。再如《說文論正》「心」字云：

《說文》：「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凡心之屬皆从心。」按心者，神明之藏，屬火形，如蓮花蕊，上智七孔三毫，古文本作，象形。中指其竅，上象其毫，後人疏其畫，殊失象形之義。（第4冊，頁513）

王育以為「心」字「古文本作，象形。中指其竅，上象其毫」，其云「上智七孔三毫」，為不可信之古代傳說，如李駟《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云：「上智人心有七竅，又言九竅三毛。中智人心有五竅二毛，下智人心有三竅一毛，常人心有二竅無毛，愚人心有一竅。」⁶⁸古代以為可從心之構造，判斷人之智愚。考「心」字，甲骨文作（合3217）、（合16407）、（合12賓組），金文作（〈師望鼎〉集成2812）、（〈秦公罇〉集成268）、（〈散氏盤〉集成10176）、（〈王孫遺者鐘〉集成261）、（〈叔尸鐘〉集成272），《說文》小篆作。蔡信發釋「心」字云：「金文形外像人心的邊緣，內像心瓣，據具體實像造字，屬獨體象形。篆文左內側一筆延長，形體已略有譌變。」⁶⁹季旭昇釋「心」字云：「金文『心』中或加點者，又與『忽』字混用。」⁷⁰據此，「心」字至金文演為上寬下尖之形，而王育以為「心」字「中指其竅」，故以古文有加點者，於金文形中亦可見加點「心」字，其說有據。再如《說文論正》「爪」字云：

《說文》：「爪，乳也。覆手曰爪。象形。凡爪之屬皆从爪。」按从又字轉注，俗以為爪字，復作抓以別指，爪字本作。（第5冊，頁113）

王育謂「爪」字「从又字轉注」，以其論轉注：「轉猶反也，注猶流也，謂反轉其字，是亦本字之流派，故謂之轉注」（第四冊，頁364），換言之，即同一字形之轉向，即為轉注。且以為「爪」之字形本作「」。考「爪」字，金文作（〈師克盥〉集成4467）、（〈師克盥蓋〉集成4468），《說文》小篆作。據此，王育以「爪」本作「」，與金文形相近。

⁶⁶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22-23。







⁶⁷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38。
















⁶⁸ 宋·李駟：《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收入明·張宇初、張宇清編修：《正統道藏》第670冊（上海涵芬樓影印本，1925年2月），卷5，頁18。

⁶⁹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35。

⁷⁰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787。

段玉裁《說文注》云：「仰手曰掌，覆手曰爪。今人以此為又甲字，非是。」⁷¹魯實先云：「爪像覆手之形，是又的變體。通考卜辭、彝銘，凡從又之字或從爪，其文正是又的覆寫。許氏不知古文都可左右反寫，所以誤以為二字。」⁷²季旭昇以為「爪」字象覆手之形，而字形與「又」字相同，其實爪、又本為一字，上古亦同音，後世分化為二耳。⁷³魯氏說與王育同，皆以為爪是又之變體。再如《說文論正》「為」字云：

《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按〈姜鼎〉作，从四爪，作之欲眾，故从四爪，會意，與、、諸字同意。古文或省作，又古文作，从二爪从二，二，二人也，二人非一人也。玩已上諸書，皆从人手而為變文，以分別眾字。小篆从而美其畫，下从四畫，因誤為象四足形，妄釋為母猴。備考《爾雅》、《本艸》、《山海經》等書，別無有禽名為者，是知其妄。
(第5冊，頁113)

王育論《說文》從爪之「為」字，亦可與前論「爪」字同觀。王育以「為」字「从四爪」，示「作之欲眾」之意。考「為」字，甲骨文作（合 15182）、（合 15186 賓組）、（合 18150），金文作（〈雍伯鼎〉集成 2531）、（〈強伯簋〉集成 3618），楚簡作（包 2.223）、（雨 21.1），傳抄古文字作（汗 1.13 石）、（汗 6.73 華），《說文》小篆作、古文作。季旭昇釋「為」字，據羅振玉、于省吾等說，云：「甲骨文从又、从象，示役象以助勞其事，即作為之意。《說文》以為『母猴』，不知所據。至於《說文》古文，于省吾以為從楚文字鑄客鼎等形演變而來。戰國文字變化多端，大體保持爪形，而象形則變化省訛，不一而足。」⁷⁴許進雄云：「一隻手牽著象的鼻子，而有所作為的樣子。創意大概來自大象被馴服從事搬運樹木、石頭一類重物的工作。」⁷⁵據此，「為」字本形本義為「从又从象，示役象以助勞其事」，王育所論有誤。此條並可見王育嘗以金文考釋文字，筆者僅見此一例明引金文字形。王育據〈姜鼎〉作，古文作。其所據〈姜鼎〉作，其字形今尚未見，疑擬字形失真。所言古文作，則與前引《汗簡》字形較為相近，而《汗簡》字形又與楚簡相近，疑由楚簡字形演變而成。王育所論「為」字古文，圍

71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14。

72 蔡信發：《六書釋例》，頁106。

73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92。

74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94。

75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頁37。

於當時古文字材料之限制，故難以論得「役象以助勞其事」之本義，然其對於小篆字形之批判，指出《說文》釋「母猴」義有誤，仍有可據之處。

三、結語

本文析論王育古文字形推斷及考釋方法四點，分別為：據《說文》字形推斷古文、據《說文》字義推斷古文、據書寫習慣推斷古文、從金文字形可證之古文推斷。王育論字重視古文，推崇《說文解字》對於字學的重要性，其原由在於《說文解字》所收篆文，代表古代字學之傳統，故王育認為溯源古文，當以《說文解字》為基礎，藉此得知文字之本形本義。雖然《說文論正》常使用溯源古文的方式說解文字，而書中卻極少說明古文之來源出處，因此本文試分析其推斷古文之方法。從《說文論正》「為」字引〈姜鼎〉字形，可知王育論古文亦有明引金文資料，唯例證極少，筆者僅見此一例明引金文字形。王育所擬古文字形，有可與甲骨金文相印證者，於古文字形體之推斷，有獨到之處，而其據《說文》字形、書寫習慣推斷古文，基本上較不可信，因其對於文字演變過程過於單純化，如簡化或順筆確有可能是文字演化的方式，然僅據此論溯源古文，理據仍有所不足。綜而論之，王育以《說文》溯源古文字形之方法，所得出的古文有些可與今見古文字相合，雖然有些字例與今所見古文字資料仍有所不同，但若從王育於清代《說文》學發展初期而論，當時為清代《說文》學研究大盛前的萌芽期，且受文字學材料不足的限制，因此王育從《說文》字形及本義溯源古文字形之研究理路，在清代《說文》學史上仍有其學術意義。

徵引文獻

古籍

- 南朝梁·顧野王編，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李駟：《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收入明·張宇初、張宇清編修：《正統道藏》第670冊（上海涵芬樓影印，1925年）。
- 宋·戴侗：《六書故》（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
- 清·王筠：《說文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收入西南大學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西南大學圖書館卷》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
- *清·王育：《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收入西南大學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西南大學圖書館卷》第5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
- *清·沈受宏：《白澗先生文集》，收入季羨林等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38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
-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2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近人論著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維運：《小學堂》<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最後瀏覽日期：2024.12.13）。
-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1974年）。
- 李孝定等編：《金文詁林附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7年）。
- 李森等：〈論稿本《許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的文獻價值〉，《文獻》2016年第4期（2016年7月），頁182-186。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5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許進雄：《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臺北：字畝文化，2020年）。

張憲榮：〈清初學者王育《說文解字六書論正》六書說初探〉，《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第3期（2021年9月），頁60-74。

張憲榮：〈西南大學圖書館藏《說文解字六書論正》版本考〉，《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2年第6期（2022年6月），頁91-96。

張憲榮：〈稀見清初太倉學者王育《說文解字六書論正》考論〉，《辭書研究》2023年第1期（2023年2月），頁58-68。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語辭典編審會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最後瀏覽日期：2024.12.13）。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蔡信發：《說文部首類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

*蔡信發：《六書釋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ai, Xin-fa. *Liu Shu Shi Li*.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2006.

Duan, Yu-cai. *Shuo Wen Jie Zi Zhu*.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Ji, Xu-sheng. *New Evidence of Shuo We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Li, Xiao-ding. *Jia Gu Wen Zi Ji Shi*. Special Issue No. 50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4.

Shen, Shou-hong. *Bai Lou Xian Sheng Wen Ji*. According to Ji, Xian-lin. *Sikuquanshu Catalog Series 238 volumes*.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Wang, Yu. *Xu Shi Shuo Wen Jie Zi Liu Shu Lun Zheng*. According to Xi Nan Da Xue Tu Shu Guan. *Volume 4 of the Rare Chinese Ancient Books Ser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2015.

Wang, Yu. *Xu Shi Shuo Wen Jie Zi Liu Shu Lun Zheng*. According to Xi Nan Da Xue Tu Shu Guan. *Volume 5 of the Rare Chinese Ancient Books Ser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2015.

Xu, Jin-xiong. *Xin Bian Jin Jie Jia Gu Wen Zi Dian*. Taipei: Zi Mu Wen Hua, 2020.

Zhong Guo Ke Xue Yuan Tu Shu Gu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 Jing B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Zhao, Cheng. *Jia Gu Wen Jian Ming Ci D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On the method of inferr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glyphs of Wang Yu’s ancient characte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HUNG, CHE-YU

(Received July 1, 2024 ; Accepted December 11, 2024)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four points of Wang Yu’s method of inferring and interpreting ancient character shapes, which are: inferring ancient character shapes based on the ancient text of “Shuo wen”, inferring ancient character shape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seal scripts, inferring ancient character shapes based on the meaning of seal characters, and inferring ancient character shapes based on writing habits. Wang Yu’s theory of calligraph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raises the importance of “Shuo wen” to calligraphy.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eal script included in “Shuo wen”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calligraphy. Therefore, Wang Yu believes that tracing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be based on “Shuo wen”. “Wen” as the basi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shape and meaning of words. Wang Yu often interprets characters by using them in ancient texts. He is unique in inferring the form of ancient characters. He has conducted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form and original meaning of “Shuo wen”. Judging from Wang Yu’s early development of “Shuo wen”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his method of tracing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aracters from the glyphs and original meanings of “Shuo wen” has its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Shuo wen”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Wang Yu, *Xu Shi Shuo Wen Jie Zi Liu Shu Lun Zhe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Shuo Wen

